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忠義傳第一

晉史始立忠義傳後魏曰節義隋曰誠節今總曰忠義

魏不立此傳今取典韋等四人以為編

典韋　龐悳　龐淯母娥　閻温　張恭恭子就

晉

嵇紹（從子含） 王豹 劉沈 麴允（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族弟賓） 劉敏元 周該（叔父級）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祖朗）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

靖 羅企生 張禕

宋

宋不立此傳以龔頴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之于首

袁淑 袁粲（子最 莫嗣祖） 龔頴 張進之 卜天與

子伯宗　弟天生
朱道欽　陳滿

齊

齊不立此傳以邱冠先附孝義今析置此又取張沖一傳附于其下

丘冠先　張沖房僧寄

梁

梁不立此傳今檢張嵊等四人為編

張嵊　江子一　沈浚　韋粲

陳

陳不立此傳今以魯廣達充之

魯廣達楊孝辯

後魏

于簡　段進　汲固　王元威　婁提　劉渴

侯　朱長生于提　晁清　劉侯仁　王榮世鄧元興

胡小彪　孫道登宗靈恩宗女　郭琰　沓龍超　乙

速孤佛保

周

周書有孝節傳以李棠杜叔毗為編今析杜叔毗列在孝友復取柳檜一人與李棠置於此

李棠　柳檜

隋

劉弘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陁　楊善會

獨孤盛　盧楚　元文都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季珣弟仲琰　仲琰弟幼琮　杜松贇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典韋等四人以為編

典韋陳留巳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乗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驚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

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吕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其屯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捍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

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太祖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韋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

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大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

之餘賊不敢前韋復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往舞陰聞韋死為流涕募聞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祀以中牢太祖思韋功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内侯

龎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

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畧取河東太祖使
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
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
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
閒每戰常陷陳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悳留屬
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兾城後復隨
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
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户侯音衛開等

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抜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侯於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之今年我不殺彼彼當殺我後親與之交戰射之中額悳常乘白馬蜀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隄上侯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乃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

戰至日過中侯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
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
我死日也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
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
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侯所得立而不跪侯謂
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悳罵侯曰
竪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
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侯所殺

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絶脰隕身狥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龎淯字子異酒泉表是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者死不赦淯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敦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後徵拜中散大夫甍子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為

父報讎白日刺殺壽在列女傳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亡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令為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
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
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
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
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
擾亂隔絶不通敦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
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

詰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刼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勵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縁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

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黄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爲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爲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

不成器睎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内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奢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荅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幽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位紹又駮之曰華歷位内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

轍者則車不傾單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驕奢滋甚紹以書切諫之冏雖謙順以報其意然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宴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

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乂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輒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

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勠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者莫不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

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還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刋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

副勲徳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諡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昕有父風早卒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訪紹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屬文家在鞏

縣亳邱自號亳邱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室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像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元極曠人偽俗季真風

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

貫於是借元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户詠恬曠之辭

家畫老莊之像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

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

衢畫茲像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

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

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

昌縣侯長沙王乂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

王頵交戰頵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令言
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三年尚書令
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姧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
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
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内外廢乏今謂令
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
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懐帝為撫軍
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

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名范陽王虓為征西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賢才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荆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為巳

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懐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别駕齊王冏為大
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
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
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輙有不善也今公剋平禍亂安國
定家故復因前傾覆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轍欲冀長存
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
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彊盛並典戎馬處險

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振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覇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彊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

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歳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躡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逺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頼風雨之變成

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令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旦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輙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令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

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輙别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閒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

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𠴲背憎巧賣百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而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冏敗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為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并

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閒宜啟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

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
人逆沉於好時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
張方沉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輒不利沉乘勝攻之
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沉
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
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
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
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煒夜至沉軍大驚而潰

與麾下百餘人南適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顒曰夫知已之顧輕在生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㑹雍州刺史賈疋爲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録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

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吴皮王隱之徒無頼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

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麹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為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矅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冦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淵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茍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

殺之晞將尹菘曰願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者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節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絶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别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

性頗不偶俗及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鶵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

州督護成都王潁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淵之為非單于育說潁曰劉淵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潁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淵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諸閉門脩巳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三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為佳器歸而命子頵造馬服闕遂廬於墓所頵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操頵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頵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辟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韋忠願以身代使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懐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禄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

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族弟賔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洗爵行酒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賔起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之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公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寠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公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爲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

教叔父級為宜都内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重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欵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

崎閭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
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
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
韓階從事武延並毁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
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
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

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随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殮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将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随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将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

是者我當活汝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别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魂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

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使卬

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流涕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已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别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名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

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陝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嫉大王不以猥劣枉駕

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奪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狥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悵哉及王敦平贈𢀓襄陽太守
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康武興人也父充與王敦爲逆衆敗而
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竟殺讎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勲以
雪前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
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
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

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悦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經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

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輿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

州刺史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將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

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茍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携將二弟單馬來奔録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埸歸懐著稱所莅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

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鋭内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絶粒而死挹參軍史頵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説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録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畧爲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慭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尅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師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以矩為宛戍都尉石虎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戓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

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悳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

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被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虓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元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著作佐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安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

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元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

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脱理策馬而去元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元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第求生乎元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顔復謝元即收企生遣人

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元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母即日焚裘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禕為郎中

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酖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宋

宋書不立忠義傳以龔穎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於其首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父豹丹陽尹太尉長史淑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

道鹽縱横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為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為詩曰種蘭忌當門懐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為

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為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侵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擊之其言甚誕淑喜為誇侈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常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云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還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劭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

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聳動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既尅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

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肯起劭停車奉化門外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詔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家長給廩

袁粲字景倩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其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

足母瑯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慇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裘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慇孫慇孫輙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慇孫必當復為三公或有欲與顗婚者顗父洵曰顗不堪正可與慇孫婚耳時慇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行操見知初為揚州從事文帝安北參軍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入關齋中食

竟愍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起為廷尉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民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宫與顔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蒱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折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

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為謝久之得釋出為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逼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曰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譚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
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
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
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
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

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以反語衣愍為殞門帝意惡之故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

又領丹陽尹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槩為執經又知東宫事槩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懐獨歩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槩率爾歩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甞歩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槩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甞作五言

詩曰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俟乘輿出負磚叩首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輙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慜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劒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未親朝政加粲兵五百人元徽元年

粲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中使敦逼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毁甚祖日及祥詔衛將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

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
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縈與齊
高帝褚淵劉秉遞日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默
然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
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卒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
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游素寡往來門
無雜客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
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高帝居東

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謀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相結諸將帥黄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平元年荆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黄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尅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憂懼不知所為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

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藴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高帝使藴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藴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高帝已報敬則敬則率所領收藴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㝡曰本知一木不能

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静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粲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静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舸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

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鬭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齊永明元年武帝始下詔命袁粲劉秉改葬粲省

事莫嗣祖棨常所委信與劉秉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
謂曰汝知衣棨密謀逆何以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曲
蒙衣公厚恩不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
不忍背棨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高帝曰彼各為其
主遂赦焉用為省事歷朝所賞後為梁豫章王師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
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乃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頵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聘之又不至乃收頵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輙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頵節義竟不被朝命終于家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盜充斥每入村縱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害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武帝聞其有幹力名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顔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

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為孝武所留心

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齊

齊不立忠義傳以邱冠先一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以張沖一人附其下

邱冠先字道元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

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千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節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襃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也祖邵宋吳興太守封臨沮伯

父柬襲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虎元凶弒立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長子式嗣沖出繼伯父敷沖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手脛凍折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令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他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蒸嘗輙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兖州刺史遷司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沖南兖州刺史並未拜崔
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貟還都以沖為舒州刺史一歲
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
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説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
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
梁武帝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
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勅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

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寔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寔欲微立塵效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率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帝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屈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畧唯迎

蔣子文及蘇侯神每日禺中於州聽事上祀以求福鈴
鐸之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廵行旦日輙復
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以城降郢破圍
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
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
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
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
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

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梁

梁不立忠義傳今錄張嵊江子一沈峻韋粲四人以為編

張嵊字四山吳郡吳人也祖永宋南兗州刺史父稷尚書左僕射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雅有志操能清言初父稷為青兾二州刺史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城稷遂見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

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准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元言因為之筮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峻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峻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

遣前舍人陸邱公版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版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在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勑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暇之日賔客輻湊异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戸郎沈烱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對言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度子一率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

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冑赴敵子四矟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壍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

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詞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也祖憲齊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浚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内疫疾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内

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効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内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勅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親是人臣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

六十之年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嵊立義景後得殺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頻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以舊恩任寄綢密

雖居職屢徙而常留宿衛頗擅權勢誕倨不為時輩所
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
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
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
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掌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
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
不足推也太清元年出為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
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二年召為散騎常

待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閲部下得精卒五千馬五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内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綮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宫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綮綮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謍為前軍綮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

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勢移鎮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率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横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髙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

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
乃曰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杖累日不決粲乃
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
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
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
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

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觧歸是夜仲禮入槃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槃屯青塘當石頭中路槃慮柵壘未立為賊所爭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逼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事大非兄

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率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猶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栅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軍敗賊遂入營左右髙馮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年五十四粲字足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昻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

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

陳 陳不立忠義傳今取魯廣達一人以備其篇

魯廣達字徧覽扶風郿人安南將軍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悉達自有傳廣達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為多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

亢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接候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武帝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彊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硤

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衆軍北伐畧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戰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進尅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為掎角以擊之周軍

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遂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尅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隋將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逐北至營傷殺甚衆如是者數四

及弼攻諸軍乗勝至宫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觧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遇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概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

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黄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後魏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

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甚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迴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拘留之後隨身衣裳敗壞畧盡蟣蝨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太武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虜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蘇武何以加之

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叚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
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帝追愍之
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吏民皆送之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
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
徑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髙祐爲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元威恒農北陜人也獻文崩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元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元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元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

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元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内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剌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疋時有敕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禀性剛烈大和中為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擒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
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疋穀
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
不降屈後尋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
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
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以金銀
寶器奉之阿伏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内附宜盡臣

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
羅魃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而辱我於大衆奪
長生等獻物内之叢石之中脅以兵曰汝能為我臣則
活不降則死二人皆瞋目厲聲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
夷狄我寧為魏死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彌怒絶其飲食
從行者三十人皆求哀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唯長生
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孝文以長生
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内太守提隴西太

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頼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城南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搥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襃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

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非救不來豈若歸欵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巳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莫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文熾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廵達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廵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襲爵遣使詣所在弔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與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幷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之乃收送其尸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録之

周

周有孝節傳取李棠杜叔毗二人為編今析杜叔毗附於孝友仍以柳檜與李棠置此

李棠字長卿渤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

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慼過禮遂以毁卒宣武嘉之贈渤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與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以軍功除征虜將軍後仕東魏及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崇為掾先是仲密與崔暹有隙暹時為蕭文襄委任仲密恐其間已每不自安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崇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關中歸款文帝嘉之拜崇武衛將軍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黄

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
尉遲迥伐蜀棠應募先入蜀喻之至成都蕭撝問迥軍
中委曲棠不對撝乃笞辱之兾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
燼不識安危奉命喻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
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趙亂徙居
汝頴間遂仕江表父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歸魏歷
北地頴川二郡守檜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

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文帝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賊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彊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破之數年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别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

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常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静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文帝謂檜曰卿昔在鄀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畧九曲國之東鄙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太守安康人黄衆寳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甞聞柳府君勇悍

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
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
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
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
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
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
皆為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

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王憲召為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隂有復讎之志武帝時衆寳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寳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多為駮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為秦州總管府司

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賛嗣

隋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概仕齊楚州刺史齊亡歸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高祖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澕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救不至糧盡無所食與士卒煑犀甲腰帶及剥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抗節彌厲城陷

遂為賊所害高祖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長子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元孫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内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按述

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元感作逆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位重禄近古莫儔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脅以兵元竟不屈節於是遂見害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人也父子琮仕齊至左僕射慈明在齊爲中書舍人開皇中兼内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慈明令安集瀍洛至鄢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於坐而謂之曰吾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如何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悦冀其後改乃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

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息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丞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戸部尚書黎陽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畧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徳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陀

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襃揚令使者圖畫其形
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
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
倍道而進大破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
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
窘逼面縛來降其黨解散又有王良鄭大彪李脘等衆
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震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
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

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走須陁逐北李密先伏兵數千人邀須陁遂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敗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歎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越王侗遣裴仁基招其衆移鎮虎牢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叚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

清河郡丞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没相繼能抗賊者善會而已前後七十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善會遂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上方甲矟弓劔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襃揚之後為竇建德所圍城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建德知終不為已用

遂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獨孤盛不知何許人也父屯本姓李氏仕周賜姓獨孤兄楷長平太守自有傳盛性剛烈有膽畧以煬帝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駡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糺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内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勠力以輔侗文都將誅王世充以靖亂楚與其謀及文都為人所告世充以兵入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

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尋被執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元文都者魏宗室也父矩周小冢宰元都事在魏汝陰王天賜傳中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别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

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䚷任子翊駮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湏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主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逺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是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縁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

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明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

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别之别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書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

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苟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碁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弒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

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畧署領河東通守唐遣吕紹宗韋儀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歸唐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
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
稷國祚隆替屬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
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
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
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及承制拜君素為金紫

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龎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劵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亾天下有所屬君何自苦身取戮辱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自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流涕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義不得不死今穀足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

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唐兵起人有息肩之望又頗得
江都傾覆消息兼糧食絶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
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
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
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
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
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勑庫俯伏涕流悲慟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張

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哥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

能尅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爲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顔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唐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唐仲琰弟幼宗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杜松贇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來

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贇駡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鋭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

本郡通守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六十六